

唐宗文学标徽

董乃斌

题字

张学松 赵永建
彭洁莹 邓建 著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学院学术丛书





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院学术丛书

全书大体可分为四个系列：《陆蕤行》与《陆蕤诗》系列、《秦如吟》与《晚唐诗》系列、《宋词》系列和《唐宋词传播接受》系列。《陆蕤行》与《陆蕤诗》系列，对诗人作品的心理动机、作品内在意蕴的分析如剥蕉抽茧，丝丝入扣，令人信服。

ISBN 978-7-206-05322-1



9 787206 053221 >

定价：19.00 元

责任编辑 / 李峰 封面设计 / 陈瑶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与西粤文化研究所学术丛书

唐宋文学探微

张学松 赵永建 著
彭洁莹 邓 建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文学探微/张学松等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8

ISBN 978-7-206-05322-1

I. 唐… II. 张…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文集

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北宋—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1199 号

唐宋文学探微

编 著:张学松 赵永建 彭洁莹 邓 建

责任编辑:李 峰 封面设计:陈 瑶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 总字数:259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322-1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 册 定 价: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与西粤文化研究所
学术丛书编委会

主 任：张学松

副主任：卞良君 汪东发

委 员：卞良君 叶 宇 刘世杰

孙长军 李乐平 李天民

张学松 汪东发 罗 毅

赵永建

(以姓氏笔划为序)

序

门下博士生邓建拿来他所在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四位老师合著的《唐宋文学探微》书稿，索序于我。我先是颇感为难，及至读完全稿，颇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高兴，于是欣然写下几句读后感，权作为序。

《唐宋文学探微》是对唐宋文学的散点透视，关涉较广，举凡作家的生平行事与文学思想、作家的创作心理与动因、作品的内容主旨和艺术特色以及作品的传播接受等等，均有涉足，显示出扎实的学术功力、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广泛的学术兴趣；同时内容又相对集中、自成板块。全书大体可分为四个系列：《琵琶行》与中唐诗系列、《秦妇吟》与晚唐诗系列、宋词系列和柳永词传播接受系列。《琵琶行》与中唐诗系列，对诗人创作的心理动机、作品内在意蕴的分析如剥蕉抽茧，丝丝入扣，令人信服。《秦妇吟》与晚唐诗系列，宏观综论与微观剖析交相使用，相得益彰。《晚唐诗人在农民起义中的心态表现及命运》探讨士人在战乱中的精神状况、价值取舍与人生皈依，发微抉隐，时见精思。《〈秦妇吟〉主旨新论》认为，《秦妇吟》“表现了人类追求和保护生存权利的最一般的本性，与之相联系，是其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战争的批判”，《中国古代第一篇小说化长诗：〈秦妇吟〉》在细致辨析虚构、叙事等小说要素和梳理诗歌的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都自出机杼，言之成理。宋词系列，对宋代文士的审美情趣、宋词中的人生况味、歌妓词中的知己意识、《无弦琴谱》中的遗民心态与人文意象

等问题的论析，也都比较深入到位。柳永词传播接受系列，视角新颖，颇有见地。

学问之事，务求创新。要善于发现新材料，应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即使一时难以觅得新材料，也应尽量整合现有的研究资源或者转换研究视角，寻求新的突破点。本书的四位作者，不但对传统的治学理路驾轻就熟，而且都具有明确的创新意识，能将传统研究方法与新颖的切入视角相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中国古代第一篇小说化长诗：〈秦妇吟〉》在探讨《秦妇吟》的叙事特色时，对“线型视角流动”、“圆型视角流动”的分析，别出一格。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娴熟圆融，无滞涩生硬之感。《白居易“曲江”系列中的“巅峰体验”和人生意蕴》引入马斯洛心理学理论，对白居易的“曲江情结”与“巅峰体验”的分析，新颖贴切。柳永词传播接受系列，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来研究柳永词，时有会心之论。这方面可供开拓的空间还很大，值得深入探讨。

我曾几次去海南，途经湛江，知道湛江是广东高教的重镇，拥有几所相当不错的高等院校，但以前没想到那里还有一批热衷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同道中人。这本《唐宋文学探微》，也增进了我对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的了解。广东海洋大学是广东省重点建设的大学，文学院是一所年青的学院，成立时间虽然不长，发展却很迅猛。文学院院长张学松教授学养富赡，多年来致力于大历十才子和中晚唐诗歌研究，成绩斐然。虽然我和张教授素未谋面，但通过门生邓建之口，得知张教授为人爽朗大度，有中原豪士之风，不但勤于学问，而且精于政务。自他执掌文学院以来，文学院在人才引进、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唐宋文学探微》是该院学术丛书中的一种，是古代文学教研室部分老师的一次集中亮相。我相信这是一次精彩的亮相，必定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也祝愿他们推出更多更精彩的著

作，创造更辉煌的成绩！

王兆鹏

2007年3月25日于武汉大学珞珈山麓

王兆鹏，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

目 录

序 王兆鹏	(1)
从意象建构看建安与盛唐风骨	(1)
孤独的痛苦与缓释	
——卢照邻诗文主旨探微	(8)
《琵琶行》创作动因论	(20)
《琵琶行》创作心态论	(27)
媒介·象征·催化剂	
——《琵琶行》音乐功能论	(37)
白居易“曲江”系列中的“巅峰体验”和人生意蕴	(46)
李商隐咏物诗的悲剧美	(55)
《秦妇吟》研究述略	(61)
《秦妇吟》主旨新论	(70)
中国古代第一篇小说化长诗：《秦妇吟》	(79)
《又玄集·序》“清词丽句”义辨	
——兼论韦庄的文学思想	(94)
晚唐诗人在农民起义中的心态表现及命运	(107)
“花间词评”的整体观照与还原	(121)
宋代歌妓词盛行原因探析	
——兼论宋代歌舞侑觞之风俗行为	(134)
从歌妓词看宋代文士的审美情趣	(145)

唐宋文学探微

“流连光景惜朱颜”

——宋词中的人生况味及其与歌妓的关系 (154)

“天涯同是伤沦落”

——宋歌妓词中的知己意识 (162)

“不是爱风尘”

——宋代歌妓词作简析 (169)

柳永词的社会文化学解读 (178)

论柳永词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 (191)

柳永词在后世的接受史探赜 (206)

从词集的编辑与流传看柳永词的传播 (220)

宋遗民词人仇远 (229)

宋遗民词人仇远《无弦琴谱》遗民心态解析 (238)

仇远《无弦琴谱》人文意象研究 (259)

在显学研究中突破

——评《唐诗演进论》 (272)

一部以情感人的人物传记

——《王维传》评介 (278)

《昌黎文录辑校》鉴评 (285)

中唐诗歌研究的力作

——《元和诗论》评介 (290)

描绘出一个鲜活的李商隐来

——《李商隐传》评介 (295)

李商隐与中晚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综述 (304)

从意象建构看建安与盛唐风骨

建安与盛唐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而且这两个时代的文学都以“风骨”著称：李白说“蓬莱文章建安骨”^[1]（《宣州谢朓北楼饯别校书叔云》），陈子昂说“汉魏风骨”^[2]（《修竹篇序》），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说盛唐文学“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说“顾况诗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风骨处”。由此可见，“风骨”是两代文学的共同特征。所谓“风骨”，历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我们同意“风骨”即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相融合共同呈现的艺术风格说，但它不是泛指的艺术风格，而是特指具有阳刚之美的艺术风格。无论是建安文学还是盛唐文学，都具有阳刚之美，也就是说都具备“风骨”的本质特征。但建安风骨与盛唐风骨又具有鲜明的区别。建安风骨具有慷慨悲凉的特色，而盛唐风骨则具有一种昂扬蓬勃的气象。读建安作品，我们往往有一种压抑感，而读盛唐作品，我们胸中似乎激荡着一种“豪气”。打个比喻，建安风骨和盛唐风骨好像是两个都怀有雄心壮志且顽强进取的人，但前者犹如一位在浓雾弥漫北风呼啸中，在漫无边际的沼泽地里艰难而又坚韧的跋涉者；而后者则犹如一位在明媚阳光下和煦春风中，在辽阔的草原上跃马扬鞭纵情驰骋的骑士英雄。前者是逆境中的奋斗者，后者是顺境中的创造者！建安风骨与盛唐风骨这种区别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本文首先从意象这一特定角度谈点粗浅的看法。

所谓“意象”，“就是形象和情趣的契合”^[3]，就是黑格尔说

的：“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了。”^[4]简言之，融合了作家主观感情的客观物象（或景象）即是意象。意象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在建安时代还未提出，但它却是早已客观存在于作品中了。建安诗歌与盛唐诗歌中的意象是有显著不同的。

首先，二者所选取的客观物象不同。萧瑟的秋风、隆冬的寒风和孤翔哀鸣的飞鸟是建安作家常选取的物象。如“秋风萧瑟”^[5]（曹操《观沧海》）、“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5]（曹植《赠白马王彪》）、“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5]（曹丕《杂诗二首》其一）、“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5]（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孤禽失群，悲鸣云间”^[5]（曹丕《丹霞蔽日行》）、“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5]（曹植《杂诗》其一）、“蟋蟀夹岸鸣，孤鸟翩翩飞”^[5]（王粲《从军行》其三），等等。这些物象本身就已带有悲凉的色彩，而经作家写入作品中，融注其主观感情，就构成了具有悲凉色彩的意象，这些悲凉的意象无疑使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悲凉的情调和风格。而盛唐的作品就不一样了，巍峨挺拔的奇岳伟峰、奔腾咆哮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生机勃勃的绿树春花等，则是盛唐作家常选取的物象。如“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1]（王维《终南山》）、“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1]（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1]（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1]（王之涣《凉州词》）、“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1]（杜甫《登高》）、“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王维《使至塞上》）、“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1]（孟浩然《过故人庄》）、“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1]（李白《访天山道士不遇》）、“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1]（王维《春日田园作》）、“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1]（贺知章《咏柳》），等等。自然界中的这些物象本已具有雄伟奇险、蓬蓬勃勃

的风貌，经诗人写入作品中，融注浓烈感情，便形成气势豪迈、生机盎然的鲜明生动的意象，这些意象无疑是构成盛唐作品昂扬蓬勃的风格的重要因素。

以上，我们是就建安和盛唐两代的整体作品而言，若就其某一类题材的作品，如关于战争（对建安来说是战乱）题材的作品来说，两代作家所选取的物象也是很不同的。“白骨”这一带有冷色调的物象是建安作品中常出现的。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5]（曹操《蒿里行》）、“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5]（曹丕《令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5]（王粲《七哀诗》）、“斩戮无子遗，尸骸相撑拒”^[5]（蔡琰《悲愤诗》）。而盛唐作家笔下则常常是雄奇壮丽的“瀚海”、“飞雪”、“大漠”、“黄沙”等景象。如：“瀚海阑干百丈冰”^[1]（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校尉羽书飞瀚海”^[1]（高适《燕歌行》）、“五月天山雪”^[1]（李白《塞下曲》）、“关山正飞雪”^[1]（王维《陇西行》）、“黄沙百战穿金甲”^[1]（王昌龄《从军行》其一）、“大漠风尘日色昏”^[1]（王昌龄《从军行》其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岑参《白雪歌》），等等。这些景象是与盛唐诗人积极进取、立功边塞的豪情壮志联系在一起的，而“白骨”则是与建安诗人悲叹战乱给社会带来的灾难的慷慨悲凉之情分不开的。

其次，建安作家和盛唐作家融注于客观物象中的思想感情不同。这里从同一类或同一种物象中作者所融注的感情不同来加以说明。如，同是写鸟，建安作品中往往是孤鸟哀鸣（例已见上），融注的感情自然是“孤”和“哀”。而盛唐作品中则往往是凌空展翅、临风浩歌的大鹏和鸿鹄等。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1]（李白《上李邕》）、“冲天羡鸿鹄”^[1]（孟浩然《田园作》）、“燕赵何苍茫，鸿雁来翩翩”^[1]（高适《酬司空璩》），等等，融注的感情自然是乐观的豪迈的。再如同是写风，建安作家写的不仅是秋风、冬风，且往往直接冠以“悲”字“凄”字等形容

感情的字样：“浮云翳日光，悲风动地起”^[5]（曹植《杂诗》）、“临川多悲风，秋日苦清凉”^[5]（阮瑀《诗》）、“烈烈冬日，萧萧悲风”^[5]（王粲《赠蔡子笃》）。而盛唐作家笔下的“风”则是带有蓬勃之气、豪迈高亢之情的“春风”和万里“长风”：“春风动百草，兰蕙生我篱”^[1]（王维《赠裴十迪》）、“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1]（贺知章《咏柳》）、“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1]（李白《关山月》）、“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1]（李白《宣州谢朓北楼饯别校书叔云》）、“长风吹林雨堕瓦”^[1]（李颀《听董大弹胡茄弄兼寄语房给事》）。即使写北风，盛唐作家笔下一般也没有那种悲凉的情调，如高适《别董大》中的“北风吹雁雪纷纷”^[1]，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北风卷地百草折”^[1]等，均表现出的是雄浑、壮阔、昂扬，而不是悲凉。再如，同是写马，曹操笔下的是“老马”，而李白笔下的却是“天马”。曹操《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5]四句，是千古传颂的名句，它表现了曹操渴望统一的崇高理想和积极进取的壮志情怀，这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深入到作品所蕴含的感情深处，就会发现它带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情调。虽有千里之志、不已之壮心，但毕竟是一伏枥之老骥、暮年之烈士，这字里行间就含有一种人生短暂、时运维艰、前途茫然的慷慨和悲凉。所以我们说，这四句诗是理想的高歌和现实的悲音融合的乐章！我们既要看到它高亢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悲凉的一面。而李白的《天马歌》所写的却是“駉跃惊矫浮云翻”、“逸气稜稜凌九区”^[1]的天马，作者所寄寓的感情是豪迈、乐观和昂扬向上的。总之，由于建安作家和盛唐作家融注于所选取的物象的感情不同，其意象乃至整个作品的风格也就不同。

其三，建安作家与盛唐作家表现意象的艺术手法不同。由于建安作品多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故作者往往用写实的手法，而盛唐作家则多用夸张和想象。如同为写山水，曹植《至广陵马

上作诗》曰：“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5]曹操《苦寒行》写太行山：“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5]王粲《赠文叔良》：“瞻彼黑水，滔滔其流。江汉有卷，允来厥休。”^[4]《七哀诗三首》（其二）：“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5]而盛唐诗人笔下的山水就不同了：“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1]（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连峰去天不盈尺，古松倒挂倚绝壁”^[1]（李白《蜀道难》）、“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1]（杜甫《望岳》）、“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1]（王维《渡河到清河作》）、“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1]（李白《将进酒》）、“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1]（李白《望庐山瀑布》）。天姥山本来是一座小山丘，但在李白笔下，它却成了上摩苍天、压倒五岳掩盖赤城山的巍巍大山。而太行山实际上不知比天姥山高多少、大多少，但在曹操笔下也只是“艰哉何巍巍”而已，与李白笔下的“天姥山”相比则有点相形见绌。蜀道固然殊难，但还是可以上的，而“天”，古人是无法上的，何以难至“上青天”！太行山也并不易行，而曹操只说“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总之，一写实，一夸张。写实表现的是悲慨，夸张表现的是豪迈。手法不同，意象不同，作品的风格也就不同。

综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建安作品和盛唐作品意象的不同。这种不同，显示了建安风骨和盛唐风骨的不同。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时代使然，是时代精神的不同。任何一个作家都必然打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印记。时代精神和作家个性的融合，便形成了作家特定的心理素质、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作家这种特定的心理素质、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势必决定或影响着他们在进行创作时如何写景状物、言志抒情。无论是建安作家或盛唐作家，其人生态度的主导方面都是积极的。但前者却生逢乱世，而后者则是生逢

唐宋文学探微

盛世。“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礼记·乐记》）建安“世积乱离”导致了其“风衰俗怨”，这种“风衰俗怨”的时代风貌与建安诗人那种企图克服重重艰难险阻，重建统一国家的理想和精神的融合，便形成建安文学“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盛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是一个开放的国度，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达，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是空前绝后的。这种时代形势形成了这一时代开拓进取、昂扬乐观的时代精神。这一时代精神与盛唐作家积极人生态度的融合，便形成了盛唐文学“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炼，有金石声”^[2]，也即昂扬蓬勃的艺术风格。

“建安风骨”是盛唐作家自觉的美学追求，但盛唐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则融注了自己时代的精神，他们继承了建安风骨刚健质朴的一面而扬弃了其慷慨悲凉的一面。这一文学现象启示我们，文学的发展必须在继承中创新，没有继承，创新是空中楼阁，但若没有创新，仅有继承，势必流于因袭，作家只有在继承中创新，贴近生活，把握自己所处时代的脉搏，才会奏出时代的强音，结撰出不朽的乐章！

（作者：张学松）

参考文献

[1] 彭定求，等．全唐诗 [Z]．北京：中华书局，1960．

[2] 郭绍虞，等．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 [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 黑格尔．美学：第1卷 [M]．北京：商务印书

馆, 1979.

[5]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